

東臺灣研究專輯導讀

陳鴻圖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導讀

如從空間的角度構思議題，不僅增廣了研究者的視野，也使觀察問題的眼光更為敏銳，因此在臺灣史的研究中，區域研究向來佔有相當大的比重。然受到漢人史觀的影響，臺灣的區域研究向來「重西輕東」，東臺灣甚至被視為邊陲，2009 年區域史的研究成果即是一例，是年 66 種區域史的研究成果中，東臺灣區域史成果只有 3 種。東臺灣的歷史發展，向來迥異於西部臺灣，其發展具有邊陲性、延遲性、海洋性、多元性、特殊性及移民性，且國家力量介入後具有很強烈的計畫性與支配性，與西部的發展經驗截然不同。東臺灣的歷史詮釋，如同其歷史發展一樣，長期以來一直被放在邊陲的位置而受到忽視，甚至是以西部的觀點來看東部的發展，而忽略其間的差異性，或是以西部的研究結果涵蓋、解釋東部的開發進程。

東臺灣擁有豐富的研究課題，但因缺乏學術資源以致相關的研究成果並不顯著，在此背景下，本期規劃「東臺灣研究專輯」，提供發表的場域和對話的平台，希望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研究者投入東臺灣的探究。本專輯共收錄五篇論著，研究主題計有政治軍事、文化資產和歷史記憶三個面向；探討的時間軸從晚清、日治到當代；空間範疇橫互廣義的「後山」，從蘭陽平原到花東縱谷，從東海岸到綠島；人群對象則包括噶瑪蘭族、平埔族、滯留清軍、日本移民、漢人移民、外省族群、政治受難者、綠島居民等。

東臺灣時空的特殊性，從兩次政權更迭時所發生的事件可見端倪。一是駐守後山的清軍殘兵在乙未割臺時並非對抗日軍，而是在 1896 年農曆正月之後攻擊縱谷中段的平埔族社（平埔番），此事件在潘繼道教授的〈1896 年清軍殘兵對臺灣後山中路平埔族社的征伐〉文中有詳實的論述。這場清軍發動的討伐行動，許多平埔莊社都被焚毀，觀音山、石碑教會更被夷為平地，駐守後山的清軍殘兵因甲午戰爭後無法取得糧餉，因而向各社、莊徵糧，但平埔族社從「大莊事件」以來，因為不斷被勒索，早已對

清軍不滿，清軍又因為訊息不夠充分，聽聞南臺灣的基督徒帶日軍進臺南城，認為後山的平埔族教徒也會如此而給予攻擊，事件的發生讓人感到怵目驚心和不可思議。

二是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西部臺灣大多有嚴重衝突和人員人傷亡，但東臺灣除花蓮的張七郎父子無端被殺害外，在官方眼中僅有「小騷動」，何以如此？國史館吳俊瑩助修在〈二二八事件在臺東〉文中，特別注意到原住民的角色。該文認為臺東的局面之所以能夠很快穩定，除縣長謝真的明快處理和柔性應對外，謝真過陳振宗、馬智禮、王登科等臺東地方有力人士和原住民溝通連繫，拉攏原住民，原住民雖一度集結，但很快退出，因而沒發生原、漢人勢力合流的情形，原住民占多數的卑南鄉，更對事變中心的臺東鎮構成包圍態勢。

歷史記憶是近年歷史研究很重要的取徑之一，從過去的研究中得知東臺灣的人群有著和其他地區人群不一樣的歷史記憶。例如鳳林人有移民村和菸業的記憶與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鳳林人是如何看待？陳涵秀教授在〈鳳林鎮菸業與日本移民村文化遺產的生產與意義轉換〉文中，觀察鳳林在遭遇產業沒落及人口外移的問題後，如何透過地方菸業與日本移民村文化遺產的價值來爭取資源，進而進行地方再造，鳳林針對困境另闢蹊徑走出自己的路，近年來又與國際接軌成為國際慢城的一員，在此過程中地方文化遺產隨著國家政策和地方發展脈絡的轉變，遺產的價值與意義也出現重大的轉變。

鳳林人對於移民村和菸樓有著自己的想像，相對於鳳林，綠島人的記憶和文化遺產似乎就顯得灰暗，「綠島監獄島」幾乎成為綠島的代名詞，政治受難者、土官兵和綠島居民三個人群如何看待「綠島文化人權園區」？陳瑞琪專員和潘宗億教授在〈「綠島監獄島」之記憶空間變遷探討〉文中，藉由三個社群的證言與記憶，讓我們看見了他們身處不同社會位置上的「白色記憶」及其多元性，作為重構「白色恐怖」歷史的「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而言，該空間所承擔的基礎任務無疑是保留我國於此段黑暗歷史下

的人權迫害，進而教育國人今日社會之民主自由的可貴與不易，而此也構成目前園區空間意義之官方建構的主宰性論述基調。

談到東臺灣人群的歷史記憶，阿美族人的年齡層、「你今天做苦力了嗎？」問候語是大家較熟悉的例子，但同為原住民族的噶瑪蘭族，因歷經從蘭陽平原遷徙到奇萊平原、再到新社並隱匿身份的歷程，在追尋族群歷史的過程中，物質文化成為連結的重要線索之一。陳逸君教授在〈歷史記憶中的噶瑪蘭族「獨木舟」〉文中，藉著噶瑪蘭族「獨木舟」的調查，嘗試呈現當代噶瑪蘭族如何藉著歷史文獻與口述史來建構其歷史記憶。作者指出，獨木舟不僅是噶瑪蘭族「再創造」出的傳統文化，也是其族群成員因為對族群的認同感而建構出的歷史記憶，而最終目的即在於宣稱族群「獨特文化」與鞏固其族群地位。

這五篇東臺灣研究的論著，不但呈現本區域獨特性與多元豐富的研究課題，也可看到作者和土地的情感及對人群的關懷之心。六位作者有些共同之處：一是和東臺灣的淵源相當深，潘繼道和吳俊瑩分別是花蓮和臺東人；潘宗億和潘繼道兩位目前服務於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陳涵秀和陳瑞琪兩位都曾經在東華大學求學，也曾前後返回母校服務過。二是對人群，特別是「少數人群」的關懷特別用心，如陳逸君、潘繼道、陳涵秀等長期投入原住民和客家人群的研究；潘宗億和陳瑞琪留意到受難者和綠島人的聲音等等。三是研究取徑除文獻蒐集解讀外，更重視口述歷史和田野調查的運用，如吳俊瑩不時奔走臺東和卑南間，只為還原謝真避難的路線；又如陳逸君為重構噶瑪蘭人獨木舟的圖像，而往返於山前山後。

從近年學術界只有「數字是客觀」的主流來看，東臺灣的區域研究在整體數量上微不足道，資源也相對匱乏，其表現如同其政治地位一樣，是「邊陲再邊陲」的「落後偏鄉」；但從五篇論著的客觀呈現及議題價值的主觀感受來看，多元的族群關係、特殊的人地互動、大區域裡並存的小區域、強烈的海洋性格、二次和三次移民等課題，每個課題都令人著迷，是著實的「幸福國度」。